



一枚银簪寄深情

○ 庄爱祯

子，翻开来人的眼睑吹吹，再拔下簪子，在眼脸上刮几下，“这回试试，敢睁了吧？”

来人眨巴几下眼，欣喜地发现眼睛已没有不适的感觉了：“好了！好了！谢谢大娘！”来人万般感谢，喜滋滋地走了，真是神奇。

奶奶略懂点刮痧、针灸、推拿术等。村里有谁身体不舒服，都喜欢先来找奶奶看看。奶奶总是热情迎接，了解病情之后，随手拔下簪子刺几下相应的穴位，再用刮痧板刮刮，总能即时缓解症状。小孩子胳膊脱臼或受了惊吓，经奶奶医治，很快又活蹦乱跳了。

奶奶一生与人为善，乐观大度，会医病，还会疏导人心，是村里人人敬仰的“心理医生”。她用一辈子的风霜雨雪，沉淀出一份澄澈的智慧。她如一汪泉水，默默地将那人生荒旱处所需的滋润与清凉，给予每一个走近她的人。谁家闹矛盾、邻里之间有纠纷都愿意来找奶奶调解。来人怒气冲冲，奶奶不急不躁，像一把柔软的毛刷，一番耐心劝说，轻轻拂去来人心头的怒火。有人心里有解不开的结，愁眉苦脸地来找奶奶倾诉，走时也总是面带笑容。她没有高深的说教，只用那双看透人情世故的眼睛和一颗善心，把那些复杂的矛盾，理得清清楚楚。

听母亲说，奶奶年轻时，爷爷就去世了，奶奶颠着小脚，硬是以一己之力

把五个儿子拉扯成人，为他们盖了房、娶了媳妇，这在村里成了人人传颂的励志标杆。任何艰难困苦，在奶奶眼里都变得云淡风轻。每当我学习打退堂鼓，母亲便用奶奶的人生经历激励我。我曾经问奶奶，当年怎么克服困难的，奶奶淡淡地说：“不用怕，上哪山砍哪柴，过哪河脱哪鞋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奶奶从容坚定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，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。

闲暇时，奶奶就教母亲和我认识人体穴位，如何刮痧、推拿。耳濡目染，我和母亲也都慢慢学会了。奶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用颤抖的手拔下头上的簪子递给母亲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传下去，留个念想……人帮人，这世上就没有困难……人心暖了，日子就暖了……”那一瞬间，我们全家都哭成了泪人。

奶奶历经的沧桑都化作了慈悲，润泽了周遭，护住了人心的暖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记得奶奶去世那天，乌云低沉，村民成群结队来给奶奶送行，自发送葬的队伍环绕整个村庄。随着唢呐声的悲鸣，哭声响成一片，每每想到这些，我的泪水就会不由自主地溢眼眶。

这枚精致的银簪，寄托着我们深深的思念，也让我懂得：世间最珍贵的，不是金银珠宝，而是刻在骨血里的善良、藏在岁月里的智慧。它们如同照亮世界的微光，代代相传，永不熄灭。

在母亲的首饰盒里，有一枚珍贵的银簪子，是奶奶去世前留下来的。这枚银簪子一端尖细，一端宽厚。宽厚处雕刻着美丽的花纹，也镌刻着奶奶慈悲乐观的智慧人生。

这枚簪子是奶奶做新娘时，插在发髻上的“嫁妆”，也是奶奶心中的宝贝。它不光是一件饰品，还是奶奶给村里人看小病小灾的“神器”。乡亲们眼睛不舒服或进了异物，经常捂着眼来找奶奶：“大娘，我的眼不敢睁了，麻烦给看看吧！”

“好，到院子里看看。”奶奶来到院

清明时节忆祖母

○ 辛淑英

清明至，我越发想念祖母。她是1992年离开人世的，至今已有三十余年。可我梦里还时常遇见她，她的容颜依旧鲜活，醒来时不禁泪染双颊。我想念我的祖母。

那时，祖母住在老院的三间土堂屋里，堂屋门上方有个燕子窝。燕子报春时，院里的那棵老枣树也悄悄冒出了嫩芽，天空越发明净，祖母看了，总会咧嘴笑。没家务活时，她便坐在土炕沿上，借着窗子透进来的光亮纺线。那纺线的声响，是我来到世上最先听到的“音乐”。后来随着祖母离去，那辆纺车也不见了踪影。

晚年的祖母身躯依旧高大，方脸盘上多了皱纹，头发稀疏而雪白。这少而白的头发总让她发愁，想在脑后挽个小髻，可冬天穿着棉衣不便梳理，我要帮她梳，她又不肯。后来我给她剪短了些，她便自嘲像个“疯婆子”。偶尔，我会看到站在清晨阳光里梳头的祖母，光辉在她的银发梢上闪烁，像撒上去的一把碎金粉。我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奶奶，你真俊！”

她回头笑着嗔我：“愁妮子，又笑话你奶奶了。”我背过身偷偷欢喜，心里喊着她的名字：赵二俊。她本没有名的，是当年人口普查时临时起的。祖母常说，自己就像戏里的“小白菜”，从小没

了爹娘，由婶子拉扯长大，寄人篱下的日子可想而知。刚十六岁，便嫁到我们家，操持一大家子的生活，整日手脚不闲，还要受哑巴婆婆的气。曾祖母总认为祖母亏待她的孩子，便时常发出“啊——啊”声，朝地上吐口水，用脚狠狠踢，再眼一剜、嘴一撇，双手比画着要打祖母。可祖母从不计较，依旧细心伺候她。那时候，祖母的日子真是不好过。

小时候，我最爱吃祖母做的菜团子。馅是拌了葱花、油盐的野菜，外皮是金黄的玉米面，一口一口，越吃越香。她擀的面条格外筋道。事先和面汤过，再像变戏法似的，把几块不同颜色的小面饼叠在一起，用力擀开。黑中掺黄、黄里带白的面饼，在擀面杖下越滚越大、越滚越圆，像一幅花色地图。切细下锅，撒上油盐葱花，盛上一大碗，我总是连汤带面吃得干干净净。在我上了小学后，父母搬离了祖母的老院子，可我仍爱往祖母家里跑。我总是钻进她热烘烘的怀里，让她再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，梳头、扎蝴蝶结。

后来祖母年纪大了，腿脚渐渐不灵便，开始拄拐杖。又过了几年，她是真的老了：眉毛变白，眼窝深陷，眼睛里时常流泪，视线也越来越模糊。医生说是白内障，需要手术。正值寒假，我在医院照料了她好几天。看着她重见光明

时像孩子一样开心，我心里也满是欢喜。

可谁承想，她八十二岁那年，一场大病匆匆带走了她。一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祖母了，我哭得不能自己。

如今，便常常痴想：若祖母还在，我会天天给她梳头，让爱干净的她清清爽爽；时常给她泡脚，轻轻修剪那双长满老茧的小脚；为她揉一揉总喊酸疼的腿，买最好的止疼药。可是，再多心愿，又有何用，疼爱我的祖母早已不在人世了。

亲爱的祖母，您若地下有知，就多多让我在梦里与您相见吧。

清明一过，春天也就一分为二了，一半是草本蔓发、素洁淡雅，一半是繁花似锦、盛装浓艳。

浓艳，是春天的主色调。山林里的桃花芬菲烂漫、妩媚艳丽，在你眼前跃动着。公路两旁的海棠或粉或红挂满枝头，密如繁星。山坡上成片的杜鹃，如出嫁的新娘披霞戴冠，云蒸霞蔚。小区里的晚樱，经春风一拂，更是如锦似瀑，喧闹了整个春天。

春天是花的世界，也是草的海洋。站在高处，极目远眺，满眼都是绿的。钻出地面的三叶草随风摇曳，好奇地望着这清新的世界。毛茸茸的狗尾草拂过脸颊，麻酥酥的。成片的牛毛草特别丰茂，如连绵起伏的绿地毯。那些漫山遍野的野菜，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春天礼物。你看，城市郊外，三个一伙、五个一群的大妈，带着小铲，拎着手提袋，从这片田野到那片田野，乐此不疲。

就是呀，春天怎么能没有野菜呢。田野开阔，风就那么柔柔地吹着，阳光懒懒地照着，正是挖野菜的好时光。周末，带上孩子，走进大自然，尽情地吮吸着各种野菜的芳香。那片片青叶上滴落的水珠的氤氲，如迷雾般令人着迷。清香微苦的蒲公英，那近似柳叶的花瓣伸展开来，如同一面毛茸茸的金盘子面朝太阳，盛满这醉人的春光；酸中带涩的马齿苋，一丛丛地匍匐在地，犹如小鸟依人般依偎在土地的怀抱里，越发显得清秀可人；茎秆挺拔的马兰头，灵动的叶子就像蝴蝶的翅膀，在草丛里翩翩起舞，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……每一种野菜都像熟悉的老朋友，来赴这一年一度的约会。

东风消尽门前雪，又见墙阴荠菜生。潜意识里，我最喜欢的是荠菜。野菜里，荠菜好像占了半个春天。菜地里，水沟旁，荒野间，或一丛一簇簇匍匐于地而又四面散开；或挤挤挨挨，你接着我的腰，我搭着你的背，挤眉弄眼而又窃窃私语。那翠色欲滴的样子，还没进入你的菜篮，就会让你口齿生津。这个时候，儿子是没有耐心寻找这野味的，他会嬉笑着追赶着那嗡嗡叫的小蜜蜂，咯咯的笑声，引得那些花儿也捂着嘴笑着，落英缤纷。我会蹲下来，小心地把整株荠菜拢起来，用细铲子轻轻伸入根部，连着根带着泥把它拔出来，弹去根部那一小撮新鲜的泥土，放在鼻子前一闻，那股清香连同春天的气息都沁入了心脾。挖荠菜的乐趣，不只是让唇齿留香，更在于脱离城市喧嚣、洗去身心疲惫后，与土地窃窃私语时，所感受到的那份四野同春的快乐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带着一袋子野菜回家，岳母欣喜地接过这野地里的精灵，忙着择洗洗、切切拌拌。到了晚上，清炒一盘马兰头，弄个野菊叶蛋汤，再搭个小野葱爆螺蛳，配上一盘荠菜饺子——便是一顿有滋有味的春日晚餐。平时吃饭有点挑三拣四的儿子大快朵颐，笑着说：“今天这顿饭，真是一桌盛开的春天。”

哈哈，可不是一桌盛开的春天么？挖一捧野菜，尝一口春鲜，留住唇齿间的记忆，春天也便过得有滋有味了。

一桌盛开的春天

○ 肖日东

